佛本行集經/卷03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八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

那羅陀出家品

「爾時，伊羅鉢龍王作如是念：『世尊已知我名字也。』復更重於如來世尊，增加歡喜，得清淨心，生愛敬心。時伊羅鉢即隱本形，別更化作摩那婆身，近世尊前，頂禮佛足，却住一面。住一面已，即更親誦彼二偈文，而重問佛：

「『在何自在王，　　染著名為染，

　彼云何清淨？　　云何得癡名？

　癡人何故迷？　　云何名智者？

　何會別離已，　　名曰盡因緣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復還以偈答龍王言：

「『第六自在故，　　王染名曰染，

　無染而有染，　　是故名為癡，

　以沒大水故，　　故名盡方便，

　一切方便盡，　　故名為智者。』

「爾時，伊羅鉢龍王，復更以偈重白佛言：

「『受持何戒行何行，　　復更作於何業因，

　　能於人天受勝身，　　熏修最上無邊利？』

「爾時，世尊即還以偈答龍王言：

「『供養老人勿毀他，　　欲見尊長須時節，

　　常愛善行及法語，　　數聽正真利益談。

　　樂法深念正菩提，　　智慧分別思惟義，

　　實言精苦修梵行，　　於他常行布施檀。

　　質直詳審意勤劬，　　笑哭語言皆避惡，

　　諂曲憍慢悉遠離，　　勿共他人作怨讎。

　　善言在於正念中，　　若聞若知定心意，

　　若人常有放逸行，　　彼輩無聞無正思。

　　若能行於聖道因，　　是名依行淨口業，

　　彼等忍辱正思念，　　在於多聞廣智中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說此偈已，其那羅陀摩那婆仙，即離欲法。爾時，伊羅鉢龍見佛聞法，瞻仰尊顏，悲喜相交，淚下如雨。爾時，世尊告伊羅鉢大龍王言：『汝大龍王！何故忽然，瞻看我面，笑而復悲，如是淚下？』作是語已，伊羅鉢龍即白佛言：『如來世尊！我念往昔，有佛出世，名曰迦葉多陀阿伽度、阿羅訶、三藐三佛陀，我時於彼佛法之中，修

行梵行，為出家人。

「『世尊！我於彼時見有一草，名曰伊羅，我時以手斫彼草，取執捉將詣迦葉佛所，到佛所已，白彼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比丘，斫於此草，得何果報？」時彼世尊，即報我言：「汝比丘知！若人故心斫斷此草，彼人當墮牢固地獄。」

「『世尊！我於爾時，於彼迦葉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邊聞於此語，心中不信，不生希有奇特之想。以我不取彼佛語故，不受於彼如來教誨，又自思惟：「但我斫此伊羅之草，有何果報？」心作是念。

「『世尊！而我當時既造於彼波夜提罪，而不信有波夜提報，復不能捨此之邪見，命終已後，遂即生於長壽龍中，是故彼時為我立名，名伊羅鉢伊羅鉢也。而我爾時，還於彼處迦葉佛邊，問彼佛言：「大聖世尊！我於何時，當得脫此惡龍之形？何時當得復於人身？」作是語已，默然而住。

「『爾時，彼佛迦葉如來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訶、三藐三佛陀，即告我言：「汝大龍王！今應當知！過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，過若干百千萬億年後，當有佛出興於世，彼佛號為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彼釋迦佛，當記汝得復於人身。」

「『世尊！我於彼時作如是念：「我今以於迦葉佛邊所說法戒違偕不信，受此龍身，以微善緣，今值世尊，還不持戒。」世尊！我見如此自罪過故，呵責自身，泣淚啼哭，如雨滿面；見世尊喜，所以微笑，為是因緣。我如是念：「希有希有！未曾有事，如是之法，諸佛世尊，乃能如是，無有二言。」如彼迦葉如來世尊授於我記：「汝大龍王！過若干年乃至億年，於後當有如來出世。」如彼佛言，無有異也。世尊！我以是緣，今復問佛世尊，我何時得脫此龍身？更何時得復於人身？』

「爾時，世尊告伊羅鉢大龍王言：『汝大龍王！從今已去，過若干年，乃至如前若干億年，於後當有佛出於世，名曰彌勒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汝於彼時，當得人身。時彼世尊，度汝出家，修行梵行，得盡諸苦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為伊羅鉢，更復說法，令其歡喜，勸示教言：『來汝龍王！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僧，受持五戒，而汝當得長夜利益，大得安樂。』伊羅鉢龍既從佛聞如是語已，即白佛言：『如世尊教，我今歸依佛法僧寶，受持五戒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重更教誨伊羅鉢言：『汝大龍王！今應知時。』時伊羅鉢語那羅陀摩那婆言：『來摩那婆！仁須幾多金銀珍寶隨意所須，從我索之，我當與仁。而此龍女，仁無所用。所以者何此之龍女口一出氣，能令世人作於灰土。』時那羅陀報龍王言：『汝大龍王！我亦不用金銀珍寶，亦復不用龍王之女。何以故？我今佛邊聞諸偈已，即於諸欲生厭離想。』爾時，伊羅鉢龍王頂禮佛足，遶佛三匝，辭佛而還。

「爾時，世尊告彼八萬四千眾等，其那羅陀最為上首，次第為說，所謂教行布施持戒，得上生天，又說欲中多諸過患，令生厭離，證於漏盡，又教出家讚歎功德，助成解脫。而世尊知彼諸大眾，那羅陀等最為上首，各各皆生歡喜之心，生踊躍心，生柔軟心，得無礙心。

「爾時，世尊所有教法，令他歡喜真正要趣，謂四聖諦，苦集滅道。世尊既將此四聖諦，種種方便，解說顯示，教誨建立，分別宣揚，教行學習，如是生苦，如是苦集，如是苦滅，如是得道。世尊以此四種聖諦種種因緣，顯示宣說，乃至教行。而彼眾等，即於其坐，離諸塵垢，盡煩惱界，於諸法中，得淨智眼。所有集法，皆悉除滅，如實知見。譬如淨衣，無有垢膩，無有黑毛，隨欲染時，而受諸色。如是如是，彼諸大眾那羅陀等，於彼坐處，遠離煩惱，悉盡諸集，證知諸法，建立無畏，度諸疑網，不隨他語，知世尊教，即並歸依佛法僧寶，受持五戒。是時彼眾八萬四千，從坐而起，頂禮佛足，圍遶三匝，辭還本處。爾時童子那羅陀仙，已見諸法，已得諸法，已證諸法，已入諸法，度諸所疑，度諸所惑，無復疑網，已得無畏，不隨他語，已知世尊法教微密，即從坐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『唯願世尊！與我出家及具足戒。』

「爾時，佛告彼童子言：『善來比丘！入我法中，行於梵行，正盡諸苦，令到其邊。』時彼長老，便成出家，戒行具足。是時長老那羅陀比丘，既出家已，具戒成就，未經幾時，獨行獨坐，捨於眾鬧，謹慎身口，不曾放逸，精勤勇猛，無懈怠故。不久之間，其善男子，所為出家無上梵行，進於彼岸，現見諸法，自證諸通，證已自知，自見自覺，而口唱言：『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受後有，如是了知。』而彼長老即成羅漢，心善解脫，慧善解脫。而那羅陀長老比丘，既得羅漢無著之果，空閑獨處，作如是念：『我今可詣佛世尊所，以偈問佛。』爾時，長老那羅陀比丘，於晨朝時，從房而出，往詣佛所，到佛所已，頂禮佛足，却坐一面，坐一面已，時那羅陀即便以偈，問佛義言：

「『我今方驗昔私陀，　　諦了如語莫不實，

今復得聞世尊教，　　渡到諸法彼岸邊。

既已捨家能出家，　　復持乞食存活命，

行於此行得何報？　　我今諮問佛世尊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即還以偈報彼長老那羅陀言：

「『汝問行行果報者，　　此事無常難驗知，

我今為汝分別宣，　　宜發精進令牢固。

凡有行者入聚落，　　讚歎毀辱平等心，

其有亂意處須防，　　當取寂定無上果。

行人常觀叫喚響，　　猶如猛火熾炎然，

見於婦人端正容，　　應須捨離勿生染，

以不染於諸欲法，　　彼此各無相染因，

無染即無鬪競緣。　　世間所有眾類輩，

我身彼身無有異，　　我命彼命等共同，

如是審諦思惟觀，　　嗔時勿殺勿相害，

應捨貪等我慢事。　　一切凡夫染著身，

諸有眼者能離怨，　　如食毒藥平等死。

若入聚落乞飯食，　　莫觀諸事散亂心，

諸貪染處若捨捐，　　以無著故當解脫。

夜獨坐時莫念請，　　遠離聚落亦勿思，

但至天曉欲乞時，　　正念正思入聚落，

到聚落中默然住，　　次第歷家乞食行。

遊於聚落莫忽嗤，　　向他語言勿麤獷，

手執鉢盂行乞食，　　雖有才辯但默然，

設得少食心莫嫌，　　有施飯人勿毀罵，

所得之處最為善，　　若不得處莫生瞋，

於二邊生平等心。　　至於樹下隨意食，

食訖已後還林內，　　住於樹下結跏趺，

在於鋪上如仙人，　　身心及口皆斂攝，

恐怖皆捨勵心意，　　餘事莫想唯念林。

在於樹下當善觀，　　以舌拄腭漸出息，

自餘諸根悉調伏，　　心意不得著諸緣，

境界悉遣心莫存，　　穢濁之處並須捨，

清淨真心行梵行。　　善語處所精勤求，

博聞多智須稟承，　　其有寂靜離欲者，

若如是人應親近，　　至於彼邊心信從，

信已恭敬如世尊。　　勿說他家是非事，

莫毀他人自讚歎，　　語言不得大高聲，

猶如猛火遠處聞。　　如是思惟斷諸惑，

是名比丘出家法，　　作不作事悉離身，

若能平等觸處安，　　聖人行行應如是。

當知業如車輪轉，　　對一人說聖法時，

一人思惟即證知，　　調伏諸根獨處坐，

調伏諸根心成就，　　於後名聞遍十方。

此行唯在空閑林，　　或坐山間及樹下，

或在河岸池泉側，　　如是處所坐思惟。

闕少智慧恒睡眠，　　滿足寂定常覺悟，

如泉如池如大海，　　寂定之者亦復然。

愚癡人如半瓶泔，　　智慧者猶滿池水，

智人雖復多言語，　　言語雖多不失時。

或有才辯語言多，　　復有少言而審諦，

如是少言亦名智，　　是則名為仙聖人，

是名真實中道行，　　是名寂靜得解脫。』

「爾時世尊說此偈已，其那羅陀，心意開解，歡喜踊躍。」

「（又有師言：『而此長老那羅陀者，其本種族姓迦旃延，以本姓故，眾人稱言大迦旃延。』又復長老大迦旃延，佛曾記言：『汝等比丘！今應當知！我此聲聞大眾之中，捷利取義，聞有廣說，而其聰敏，悉能領悟，或少聽受，而能為他廣分別說，最第一者，所謂即此大迦旃延比丘是也。』）」

爾時，彼等諸比丘輩聞是語已，生希有心，各相謂言：「今此尊者大迦旃延，甚為希有！」心生疑惑，「更無有人能決我疑，解了一切諸經義者，唯佛世尊！」即往佛所，到佛所已，共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今此長老大迦旃延，往昔曾種何等善根，而今來詣佛世尊所，即得出家，受具足戒，證羅漢果。世尊復記：『聲聞眾中捷疾利智，略說廣解，廣言能略，最第一者，所謂即此大迦旃延比丘是也。』我等願聞。」
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「汝諸比丘！至心諦聽。我念往昔，此賢劫中，眾生壽命二萬歲時。有一如來，出現於世，名曰迦葉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。爾時，彼佛迦葉如來轉法輪已，竪法幢竟，昔誓願滿，具自在利，辦大丈夫一切作事，開化所化，度諸眾生蓮花眾等八千億類，令生天上。是時彼佛入涅槃後，并及建立解脫法門，悉皆在此波羅棕城鹿野苑中諸仙居處，說法而住。

「爾時，彼處波羅棕城，有一信行善優婆塞，受持五戒。彼優婆塞，善解五明，分別世論，能解其義。彼優婆塞至鹿苑林，向諸比丘略而問義。如是問已，時諸比丘即為廣說。彼優婆塞，既聞彼等諸比丘輩為其廣說如是之義，心生欣羨，發如是願：『善哉希有！願我來世，更得勝於如此之法，亦能如是分別為他次第而說，如此比丘等無有異。』」
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「汝等當知！彼時五戒優婆塞者，即此摩訶迦旃延是。以彼佛邊受持五戒為優婆塞，善解五明微細之義，復能分別為他解說。於彼時發如是誓願：『願

我來世，成就是等一切諸法，能廣為他種種解說。』又復比丘！汝等當知！是迦旃延比丘，往昔歡喜心種如是善根，以是因緣，至於我邊，即得出家成羅漢果。我今授記，於我聲聞大眾之中，略義能廣，廣義能略，第一之者，所謂摩訶大迦旃延比丘是也。

「是時，世間即成九十二阿羅漢，第一世尊，後五比丘，并及長老耶輸陀身，又耶輸陀大富朋友諸長者等勝中復勝諸善男子，所謂無垢、善臂、滿足，并牛主等。又耶輸陀復有五十商主朋友，他方所來諸善男子。又復長老富樓那彌多羅尼子，及其朋友二十九人，并及長老迦旃延等。

佛本行集經娑毘耶出家品第四十二上

「爾時，北天有一城，名特叉尸羅(隋言削石)。時彼城內有於一家，彼家婦女忽爾雙產男女二人。時其父母，即召明師，令為相之。是時相師，即為占之，云女薄相，無有吉利。彼女父母，聞此言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女今既無有好相，則不吉祥，若至長成，當是誰取用其作婦？』父母如是共平章已，即將彼女乞一學問外道之婦，其外道名波梨婆闍(隋言行行)，作如是言：『我今乞汝此女，養育教示道法令其增長，若有所須調度供擬，我當悉與。』

「爾時，外道波梨婆闍即便攝受彼女養育，如是看視，其女漸漸隨時長大，及至笄年，女意智成。時彼外道波梨婆闍，婦見女大，即教彼女種種呪術種種技能，悉皆成就，意智明解種種諸論，至齒成就。端正少雙，多人喜見，身體柔軟，面目勝他，骨節成熟，身體正等，無所缺減。

「爾時，彼女身體上著一奢絺衣在於腰下，一奢絺衣披置肩上，手中執持三奇立拒擬澡洗時，安瓶之所，遊歷處處村城聚落國邑王門。覓諸外道，欲共論議，欲折伏故，而漸漸行。值一波梨婆闍道人，名曰最妙自在勝他，處處遊歷，從南天竺來往北天。時彼道人，亦復可喜，端正少雙，年又盛壯，為人樂見。面目還爾勝於他人，身體整頓，支節可喜，於諸論師，最得名聞。時彼道人，見此波梨婆闍之女如是可憙端正容色為他樂覩，見已於彼波梨婆闍女人之邊，生愛著心。時彼波梨婆闍之女，亦復於彼波梨婆闍道人之邊，亦生染心，更相貪戀，私感無已。

「爾時，彼客波梨婆闍道人，即語於彼波梨婆闍女如是言：『善女仁者！我意今者甚願樂汝共行世事。』是時彼女亦復報言：『我今心中，亦貪樂仁欲得一處。』時彼波梨婆

闍道人報彼女言：『我等二人俱是出家修道之者，若在如是法行之中作世事者，而諸人等若見我輩作如是事，即便訶責毀辱我等。我等今可於諸人前共相論議立要誓言，若不如者，即教承事。』

「爾時，彼女即如是言：『若我得勝，汝脫不如，此事不善，便成非理，豈有丈夫事女人乎？若女不如，伏事丈夫，此事乃善，此是順理。』時彼波梨婆闍道人即報女言：『善哉德女！汝此語義，甚為當理，如汝所說。』

「爾時，波梨婆闍道人，即於眾中，打論議鼓而告之言：『此處頗有人能共我問答已不？若或波梨婆闍道人，若或波梨婆闍女人，誰能共我問答語言？能者為善。』如是至三。時彼波梨婆闍女人，在眾中聞如是語已，即便唱言：『我今甚能共汝論議往來問答。』

「爾時，彼女容儀庠序，在大眾內發問其義，時彼波梨婆闍道人，為解得通；而彼波梨婆闍道人，反問彼女，女解亦通。如是再過，各各相問，各各相通。至第三過，而彼波梨婆闍道人，問彼女義，其女有力，能為解通。但護於彼波梨婆闍，心相愛故，現同不通，默然不答。時彼波梨婆闍道人，即於眾中，降伏彼女。

「爾時，彼女既被波梨婆闍道人所降伏已，即便對眾，從彼波梨婆闍道人身手之邊，取其革屣及三叉拒，執持而行。彼等二人，既現相已，如是穢亂各不相避，共一處行。以彼道人二和合故，其女即便有於娠體。女既有娠，違本行故，失於容色，不復端正。而彼波梨婆闍道人，見彼女身失本顏色即生厭賤，而告彼言：『我不復能共汝一處居住停止。』

「時彼女人報彼波梨婆闍道人作如是言：『我等二人，既並修道，兩俱失意，今於汝邊，已有此胎，汝今見我無有花色，忽棄捨我，我當立死，若其未死，必受大苦。』

「時彼波梨婆闍道人，離心既決，與彼女人一金指環用以為記，復告女言：『汝若生女，用此指環，貨易取財，持以養育。若生男者，汝當與此指環為記，令尋覓我。』付指環已，捨彼女去，偝面還向南天竺行。

「爾時，波梨婆闍女人，懷抱娠體，遊歷處處，經涉而行，漸漸至於摩頭聚落。時彼聚落，有邊地州，名曰白雲，在於彼處，寄一縣內，產一男兒。兒既生已，時彼縣內所有居住，男子婦人，皆生憐愛慈愍之心，或與彼酥，或與彼油，自餘所須，皆亦布施。而

彼波梨婆闍女人，如是思惟：『我今此子，在縣內生，今可立名還依地詺，是故此子，名娑毘耶(隋言縣官)。』

「時彼女人波梨婆闍，如法養育子娑毘耶，令其增長，與於乳餔。而娑毘耶童子，長大意智漸漸向欲長成，而彼波梨婆闍女人，即教其子，書畫算數，印記呪術，自餘諸論，悉教使成。而彼童子，捷利聰明所學之事，皆得成就，無不知者。

「時，娑毘耶曾於一日問其母言：『阿孃阿孃！我父是誰？今在何處？』是時彼母報其子言：『子娑毘耶！汝父今在南天竺國，汝今宜應至彼尋求推覓汝父。』是時彼母，即與其子夫先所留指環為記，出而付之，而告之言：『汝將此記，尋求汝父。』而娑毘耶即報母言：『一如母教，我當依行。』

「時，娑毘耶受取記已，漸漸發向於南天竺，從村至村，從一聚落至一聚落，從城至城，漸漸而向南天竺地。所至之處，見論議人，皆悉降伏。漸到父所，既不識父，亦不借問，至已即打論議之鼓，作如是言：『此處頗有或復波梨婆闍道人，或復波梨婆闍之女，有能共我問答論議如是者不？』

「時娑毘耶童子之父，既覩童子亦見，即便心裏自然生愛子想，而彼波梨婆闍道人問童子言：『汝善童子！汝今是誰？從何來也？』是時童子，即向波梨婆闍道人，委曲而說其來因緣，出於指環而以示現。時彼波梨婆闍道人見指環已，語童子言：『汝是我子。』

「時，彼波梨婆闍道人既得子已，即更增進教示種種呪術技能，而彼波梨婆闍道人，於先舊時，已曾修得於諸禪定，如是次第即教其子禪定之法。時彼波梨婆闍道人，其後不久遂便命終。

「時，娑毘耶父命終後，漸漸行至向海岸邊，既至彼處，即便造作草庵，而住彼處，寂靜思惟而坐，不久成就獲得四禪，兼證五通。既證獲已，心如是念：『世間所有諸阿羅漢，或復自稱，我得羅漢阿羅漢道，我於彼邊，亦名羅漢，一種無異。』

「時，娑毘耶童子之母，其命先終，即得上生三十三天。是時世尊既已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在鹿野苑，轉於無上法輪之後，時彼地居諸天，各各迭相唱告，其聲轉轉相承，上至三十三天。爾時，忉利童子母天聞此聲已，內心思惟：『我子今日住在何處？』彼正念觀，即見其子在海岸住。

「爾時，彼天身色過他，正當夜半，放天光明，照子住處，至娑毘耶波梨婆闍行行邊，告娑毘耶言：『汝娑毘耶！非是羅漢，亦復未入阿羅漢道，及羅漢法。汝於羅漢求道之法，未有次第。』而娑毘耶問彼天言：『天是阿誰？天今復是羅漢以不？有入羅漢道法以不？頗復有知羅漢法教，能令學習得羅漢不？』

「爾時，彼天即便報於娑毘耶言：『汝娑毘耶！今有世尊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現在於彼波羅榇國鹿野苑中仙人居處，而彼世尊自是羅漢，入羅漢道自解知已，復能教他得羅漢法。』時娑毘耶復問天言：『仁者大天！我今無智，作何方便，乃能得知彼是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？』

「爾時，彼天教娑毘耶作如是言：『波梨婆闍！汝問義法，應須如是：汝受如是比丘名也，云何調伏？云何善行？云何名佛？云何比丘？云何沙門及婆羅門？云何清淨？云何是智及知福田？云何名巧善解方便？云何名仙？云何名聞？云何隨順？云何精進？云何名龍？云何名受？云何名聖？云何行行？云何求道？汝娑毘耶！若見有人汝問是義，彼人一一為汝解說，令汝歡喜，汝於彼邊行於梵行。』

「時，娑毘耶波梨婆闍，從彼天聞如是文句，心憶持已，即遊歷行一切國城村邑聚落，處處打鼓，求欲論議。復口唱言：『若有沙門及婆羅門，能解如是我問義不？』是時至處，無有一人能解如是議論之者。時娑毘耶所行之處，或舊有人，坐思惟法，或論議者，聞娑毘耶來到其邊，各各散走，終無人敢共彼論議言語談說。

「時，娑毘耶波梨婆闍次第而行，漸漸至彼波羅榇城。爾時，彼城有六大師，各各唱言：『我於世間，最為第一。』謂富蘭那，并三迦葉尼、乾子等。時娑毘耶即便往詣彼富蘭那迦葉等邊，到已即共彼富蘭那面相慰喻言語問訊，言說訖已却住一面。

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八